

## 感冒與絕症

在上海見到一個有憂鬱症的少女，她神情萎靡，毫不起勁；在家連穿衣服都要由父親打點，父母也因此而吵個不停。

這少女本來在外國讀大學，不到一年，便輟學回家。都說她自卑心重，無法應付學業的壓力，她自己也是這樣說的。我看她坐在父母中間，像個小嬰兒，任由父母專心照顧，我請她坐出來，問她究竟生了什麼病。

她答：「只是感冒。」

我問：「如果只是感冒，怎麼弄到這般大陣仗？」

她說：「坐在這裡就是感冒。」然後指着父母中間那個空位，「坐在那裡就是絕症！」

怎麼坐在這裡就是感冒，坐在那裡就是絕症？

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探索。聽這少女娓娓道來，倒是提供了一個很多孩子與青年人發病的版本。

她說，父親為她打點衣物，並非她有需要，而是父親「有需要」。夫婦之間長期鬱鬱寡歡，父親的情意都集中在女兒身上，只有在為女兒做事才找到滿足感。母親是個凡事都她說了才算的人，女兒卻說，她只是表面強勢，內心十分脆弱。青年人不愛說話，說起話來，全部都是對父母的觀察，以及父母內心的孤單和寂寞。

父母知道孩子憂心，不斷向她保證，夫婦之間並沒有大問題，甚至自稱是旁人公認的模範夫妻，只因為她發病了，才弄得如此糾葛。

女兒堅持；不是這樣的！父母一向格格不入，小時放學回家，靜悄悄的，誰也不跟誰講話。她解釋：「我從小就很乖，不停引他們講笑話，只有我在，才能把他們連繫起來。我完全沒有安全感，覺得自己一走開，他們就維持不了！」

怪不得她老愛坐在父母中間。問題是，小時候扮演這個把父母拉攏起來的角色，還算合理，到了成年，還要合理化這個角色，就只能把自己變成病人。

這次在上海精神健康中心一口氣見了四個少女，都是醫院裡的病人，都是情緒失控、割腕、自殘、甚至要自殺。包括上述那個少女在內，本來走得遠遠，也要千方百計的返回家來；也不知道是她們需要父母照顧，還是讓空虛的父母有個盡情發揮的對象。

開始時，她們都投訴外面的壓力過大，或是父母的期望太高。很多父母也信以為真，乖乖的下敢再對孩子提出任何要求。有些父母，甚至不停自我反省，怪責自己不懂得如何親子，才造成大錯。

其中一對父母，夫妻都不善於用語言表達，尤其是父親，眼巴巴地望着女兒，眼眶滿是淚水，就是說不出一句話。不是所有父母都是用語言向孩子表達關心的，後來才知道，這父親得了重病，女兒其實十分為他擔心。父母親都面對很大的健康與生活壓力，為了保護女兒，什麼都不對她說。

女兒說：「我其實很想當他們的小棉襖，可是媽媽不讓我參與，總是拒人千里；而爸爸，也是一樣不肯讓我分擔！」她最需要的，是一個向父母表達的機會！看到父母親淚眼汪汪的望着她，她走過去抱着他們，在每人臉上吻了一下，好像完了一個心願，才安靜地回到自己的位置。

原來這是一件沒被穿上的小棉襖！

她不知道，這件棉襖一旦被穿上，就很難脫下。但是孩子就是這樣心甘情願地選擇成為「絕症」！

另外一個孩子，也是知道父母的關係長期陷於僵局，小心翼翼的不敢再為他們添上麻煩，什麼都說沒關係，不停傷害自己，手腕上都是一道道用小刀割成的傷痕，在父母面前就是擺出一副樂觀無憂的灑脫。

這些孩子講起父母來，都是明察秋毫，講到自己，却是空白一片。他們大都是在兒時開始，就習慣看父母的面色，對父母的內心情緒比父母自己都更要清楚。不知不覺地，就把保護父母的責任視為自己的事業，一旦陷進這個連父母自己都解決不了的黑洞，個人發展就很難找到生機。

正想着上海少女那甚有創意的比喻，回到香港，立刻又見到另一個精神病院的常客，如花似玉的一個美人兒，也是要生要死。我問她為什麼要死，她說見了專家，揭開了很多傷疤，却只貼了一小塊保護膠布，痛不可忍，便想死。

什麼傷疤那麼傷人？又是一個身處「絕症」的版本！

她說：「母親總說我是她最重要的人，但是她與婆婆爭吵起來，便會不顧一切，我常在睡夢中被吵罵聲吵醒，嚇得大哭！」

那麼父親呢？「沒有人把父親當作一回事！記得一次他無法忍受，失控大叫，嚷着要離家出走，我還記得媽媽反手在頭頂上捉着他的手，不讓他離去！」

這是一個零歡樂的家庭。母親把全部精力放在女兒身上，她與自己母親終日糾纏，女兒也終日與她糾纏，三代女性鬧得難分難解，父親雖然沒有離開，但總是不得其門而入。

這幾個青年人，完全沒有自己，只有家庭的故事。很多人都以為她們是應付不了外面的世界，其實外界只是「感冒」，卡在父母的矛盾中不能自拔，才是「絕症」。

要拯救孩子，就要換位！但這是孩子和父母都感到安全的位置！經過長期的情感投資和經營，沒有千軍萬馬，又如何變得了？